

最好的時光

突然間，一切都失了序。

母親一甩前兩天的虛弱，硬要下病床，說是角落蹲了個小男孩，長得好可愛，要過去摸摸他。好不容易被安撫下來，又把床上的棉被捲啊捲，捲成嬰兒狀，抱在懷裡唱搖籃曲，還不時抱怨這醫院環境太差，天花板上一堆螞蟻爬呀爬，她要拿水桶抹布把它們擦一擦。

大年初三，我們拖著行李住進病房，沒有小男孩，沒有嬰兒，沒有爬滿螞蟻的天花板，只有精神錯亂的母親，和無可奈何的我。

據說母親從大年初一就病著了。不斷地昏睡、嘔吐，父親說，大過年的去醫院不吉利，就這麼在家裡撐著，直到同住的姐姐下班，才將母親送到醫院打點滴，回家後又是持續昏睡，直到初二夜裡，原本虛弱得無法起身的母親，竟整夜在家裡上上下下徘徊，一下子說孩子要回家了，要趕快去煮飯；一下子又指著某個角落說有小男孩蹲著，要過去好好看看。她認不出同住了四十幾年的丈夫，對著他喊「多桑」；認不出追著她跑了一夜的姐姐，只會笑著對她說：「護理師妳好漂亮」，天一亮，姐姐將母親送急診，然後，我們就在這裡了。

父親說，千不該萬不該，年夜飯那天，二哥很晚才回家圍爐，吃完飯都十點了，還說要上樓拜祖先。哪有人半夜拜祖先？父親不肯上樓，只由母親陪二哥拈香，果然二哥一回家，母親就開始不舒服。一定是祖先怪罪他們半夜打擾，讓母親因此中邪！

擔任護理師的姐姐說，初一在醫院急診，找不出病兆，所以打了點滴就讓他們回家。但就目前的症狀看來，很有可能是譫妄症發作，或許吃個藥，一、兩天後就能恢復健康。

什麼是「譫妄症」？Google大神說，譫妄臨床症狀通常是突然發生的，病患的意識狀態會波動，一下意識相當清楚，但一下卻又出現恍惚、注意力無法集中的情形。也就是說，病人或許這一刻好好的，但下一刻會認不得人；一下子很亢奮，一下子又迷迷糊糊；明明在醫院病房，卻會說看到很多螞蟻，或是火焰在身邊燃燒，甚至看到已過世的親人……等幻視、幻聽的情況。

看著網頁上對譫妄症的解說，的確和母親的症狀很像，服了藥後，在藥效發作前，能做的只有陪伴。忙了一夜的姐姐頂著黑眼圈又回到自己單位去值班，留下挺著身孕的我陪在身邊。印象中那個倔強堅強的母親瞬間老去，只剩眼前這個頂著花白亂髮，兩頰無力垂掛在兩腮的婦人。我仍記得當年那個隨時在身上帶著梳子，每天早上用絲瓜水保持肌膚緊緻的愛漂亮媽媽，卻怎麼也無法和眼前這個眼袋垂掛，蓬頭亂髮的母親形象重疊。趁她靜下來，拿起梳子為她整理門面，卻發現恆常皺著眉頭的她，此刻是笑著的。她閉著眼，把懷裡的棉被揉疊成嬰兒狀揣在懷裡。她說，女兒快生了，要趕快練習抱小孩，到時候好幫她照顧孩子。我揉

了揉七個月的孕肚，心酸的慶幸著在母親精神錯亂時，還是記得我的。然而母親馬上睜開眼吵著下床，說病床前蹲著個小男生，「弟弟，你好可愛，怎麼蹲在那裡？」強拉著將她按在病床上，心裡的跑馬燈閃爍著各種靈異傳說，究竟母親看到的是幻象？還是看到醫院裡病逝的靈？或者是我尚未出生的孩子，早早化成人形在一旁陪伴？小心奕奕地問：「那小男孩是誰？」母親張大眼望向角落，笑著說：「不就是鄰居張先生的小孩，蹲在那裡好可愛，叫他過來給我抱一下！」心上的大石瞬間落了地，昨天回娘家時還遇見張先生帶著他的小孩散步，可見母親看到的只是幻象，不是什麼神鬼傳說！

下一刻，母親放下手中的棉被，雙手做起切、拈的動作。問她在幹什麼，她說：「孩子們快下課了，再不煮飯，等一下他們回來沒飯吃。」說完就哼起歌，雙手又切又炒的。彷彿看見母親又回到我們小時候的家，在客廳裡就著廣播邊整理菜邊哼歌，夕陽的餘暉灑在水泥地上、木板牆上，還有母親身上，一切都閃著金光，空氣聞起來暖暖香香的，我以為這就是幸福的味道。這時候如果父親提早回家，會不客氣地關上廣播，叫母親不要老是聽那些「哭調仔」，母親會對著父親的背影作鬼臉，再轉過頭來對我吐舌頭。印象中每次父親領薪水的日子，就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，那晚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滿滿一大盤飯和咖哩，奢侈得可以！印象中那個老是吃不飽的年紀，一家六口圍著餐桌搶食僅有的幾道菜，好像什麼東西都特別好吃，有時候搶得慢了，還是吃不飽，只能拿著醬油拌飯。偶爾月考或比賽拿了名次，成為晚餐中唯一有荷包蛋加菜的寵兒，都可以讓人驕傲一整個星期。後來我們都長大了，孩子們一個個不見，忘了上次一家六口一起吃飯是幾年前的事，就連年夜飯，近年來，也只剩二哥和爸媽一起圍爐。是不是因為這樣，所以讓母親連在精神錯亂時，也想回到過去，為我們準備晚餐的幸福時光？

不曉得是不是鎮定劑的藥效發作了，一整夜沒睡的母親終於躺回床上，我划著手機向姐姐報備狀況。突然母親從床上彈起，拉開病床的帷幕，說大哥跪在那裡，怎麼不讓他進來？說完硬要衝下床，說好說歹，才將她勸住，還把帷幕拉得大開，證明沒有人要把大哥藏起來。沒盼到大哥，倒是二哥帶著手腳裹著紗布的父親走進來。父親說，來醫院的路上被一輛轎車撞飛，對方肇事逃逸，還好只有皮肉傷，剛好遇上二哥回家，就一起來醫院。

屋漏偏逢連夜雨。

大概是鎮定劑藥效發作了，母親終於沉沉睡了，父親和二哥尷尬地站在病床兩側，盯著母親的睡臉沉默不語。檢查了父親的傷口，果然只有擦傷扭傷。忍不住抱怨：都知道自己行動不方便，醫院這麼遠，只要一通電話，叫女婿過去接他就好，幹嘛自己騎車過來？父親只是笑笑，用親切得近乎對外人的客套語氣說：「歹勢啦，大過年還要你這個嫁出

去的女兒來醫院照顧媽媽。」過度卑微的口氣讓我忍不住愣了愣，找不到話題接口。想起昨天回家，父親神情寞落地坐在不開燈的客廳，提起年夜飯的衝突，也只是淡淡的說：「你二哥是瞧不起我，才會說這種話。」據說是下班後的姐姐遇上正要離家的二哥，莫名地就擦槍點火了。二哥狂飆說，不是跟爸媽一起住就是孝順，就算他一年只回家一次，就算他沒拿錢回家，他仍然有他孝順的方式。整場戲裡大家聽著二哥狂飆各種不回家的理由，最後拋出結論：他是不可能帶爸媽回去奉養的，如果真要逼他，也只肯帶走母親。我問：「他當著你的面說這種話，你都沒說什麼？」父親苦笑說：「是我自己不爭氣，孩子都這樣說了，我要說什麼？」想起小時候，每到下班時間，我和二哥總是豎起耳朵趴在客廳，一聽見父親的偉士牌在巷口停下，就爭相衝出家門喊爸爸。父親停好車，會一手一個的抱起我和二哥，走過長長的巷子，再輕輕把我們放下。

那時候，我以為父親是萬能的巨人。

只是再偉大的巨人，也會被生活的重擔壓得扭曲，終至落拓沉淪。

還以為在年夜飯的鬧劇後，讓二哥更理所當然的忘了老家、忘了爸媽，卻在母親的一場病，和父親的車禍意外後，讓兩個人一起出現在病房。父親和二哥什麼都沒說，對於那晚的爭執也沒人再提起。

長得愈大，愈明白有些傷口硬是去挖，不但沒能得到什麼公平正義的真理，只會讓關係愈決裂。有些傷很痛，因為太痛了，所以選擇不說。不是不在乎，只是沉默，是唯一剩下的表情。

睡醒後的母親意識總算清醒，提起前一天精神錯亂的樣子，也覺得害怕。但總是這樣，白天意識清醒時能和我正常對話，晚上看護接手後，又會錯亂得鬧一整夜，病情反反覆覆，連篤信科學的姐姐也開始懷疑究竟是譫妄症，還是母親真的中邪？父親依然每天騎半個小時的車過來看看母親，吃過午餐後，再風塵僕僕地回家；二哥依然每天固定來病房陪母親二個小時，拿著兩個孩子的照片哄母親開心，卻不曾聽見二嫂和孩子的電話關心，但我們不刻意過問，這是他僅能付出的孝心。

最後一個大驚奇，是久未聯絡的大哥，竟然出現在病房。

當他壓低帽簷，站在病床前，對著我和姐姐說：「對不起，這些年讓你們辛苦了！」還來不及收起驚嚇的下巴，回頭看看父親母親，似乎早有心理準備。我和姐姐退出病房，一方面讓他們母子三人說說話，另一方面，也還找不到一張可以面對大哥的表情。那年他離開得倉促，留下來不及收拾的店面、債主和破碎的親情，從此杳無音訊。自此後大哥成了家裡的禁忌，偶爾回家聽見母親對著電話的另一端喊：「都說了我沒這個兒子，你們有辦法，就去把他找出來，我也想問問他怎麼這麼狠的心，把我們兩個老的丟在這裡！」電話掛上後，母親的背影會和客廳裡的昏暗融成一部黑白默片，那是我們怎麼努力也無法灌注色彩的區塊。

回到病房，父親母親和大哥眼眶都是紅的。父親搖擺著肥墩墩的身子為我和姐姐張羅椅子，母親緊握著大哥的手，好像這一抓，就能抓回逝去的時光。一回頭，二哥剛好跨進病房，看見大哥也是一愣。這一天，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圓了，圍在母親的病床旁，每個人手上一個咖哩飯便當。我們都長大了，過了搶食物的年紀，便當很大，不用另外準備醬油拌飯來填吃不飽的肚子，但母親還是把大半個便當的飯和肉撥進大哥的飯盒裡，說怕他吃不飽，問他這些年沒有母親在身旁，不知道吃得好不好？還嫌這咖哩煮得難吃，等出院了要好好煮一鍋讓我們每個人都吃得飽。

想起在老家的日子，家小小的，從門口走到底只有七步的距離，一家六口連走路都會撞在一起；即使物資不充裕，爭搶東西的過程中，還是不忘給彼此留一點餘裕；什麼小事都能吵，但吵過架後，我們用更多體貼代替道歉。然後，我們都長大了，有了各自的家，於是連見面都難；我們不再爭搶什麼，也鮮少吵架，因為漠然成了相處最安全的模式。病房裡的咖哩便當成了十幾年來我們第一次的團圓飯，微辣的口感在嘴裡緩緩蔓延，辣進喉嚨，辣至心上。有人說，辣不是味道，而是一種痛覺。我們一家都嗜辣，是不是在生活裡的各種酸甜苦辣之中，我們只習慣在痛覺中感覺自己的存在？或是期待在痛過之後，揮淨汗水，得到暢快的昇華？

我沒有答案。

病床上的母親顯得精神奕奕，眼神始終離不開大哥，像是想把這些年來遺忘的臉龐印進心坎上。一場找不出徵兆的病，意外換來一家團圓，不管大過年是不是禁忌出入醫院，對母親來說，或許，這場病為她換來了最好的時光。

或許。